

# 苗家的新人

邢立斌 蹇先艾 沈世鳴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1247.7

654

# 苗家的新人

邢立斌 蹇先艾 沈世鳴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貴陽

書號：099

分類：文學·藝術

## 苗 家 的 新 人

邢立斌 蹇先艾 沈世鳴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陽市醒獅路三號）

（貴州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1號）

新華書店貴州分店發行

貴州人民印刷公司印刷

（貴陽市環城北路二七五號）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4 字數：24,500

195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1,400元

印數：8,110冊

## 內容介紹

這個散文集子，包括四篇散文。

「冰雹」，是一個北方幹部李同志和侗族農民協會主席楊汝義等，帶領羣衆在暴雨冰雹中搶救倉庫和糧食的故事。開始是李同志過不慣貴州山地生活，看不慣侗族的風俗習慣，他處處想念北方，對北方是那樣的留戀。但在這次自然災害的侵襲中，冰雹打破了倉庫，傾盆大雨漏進了倉庫，眼看國家的糧食要受到嚴重損失的時候，而楊汝義等不惜犧牲自己的房屋衣物，以勇敢忘我的精神和暴雨冰雹搏鬥，終於戰勝了災害，搶救了倉庫，保護了國家的糧食。使這位管倉員李同志大受感動，他感到兄弟民族和北方的親人同樣的親切。

「在客車裏」，是一篇主題積極明確而又富有生趣的新事物速寫。作者在乘車下鄉工作的路上，通過一個北方幹部的家屬張老漢和一個去北京開會回來的侗族姑娘的談話，寫出了祖國人民對新社會的熱愛。

「苗家的新人」，作者以訪問的筆觸，刻畫出了一位正在成長中的新型的婦女幹部，這就是作品中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史秀珍，優秀的青年團員，一位傑出的苗族姑娘。作者通過她們合作社社員醞釀生產問題的一個平常的夜晚，寫出了這位姑娘的明朗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熱情。並從史秀珍辦社的過程反映出兄弟民族的純樸誠懇的感情，以及她們爲愛國增產而積極勞動的高漲情緒。

「一個揹藍十字掛包的人」，是寫一個模範的獸醫人員，由於他爲農民醫好了家畜病，受到了人民的愛戴，使他更感到爲人民服務的光榮。

## 目 錄

|                 |       |
|-----------------|-------|
| 冰雹·····         | 邢立斌 一 |
| 在客車裏·····       | 邢立斌 三 |
| 苗家的新人·····      | 蹇先艾 三 |
| 一個揹藍十字掛包的人····· | 沈世鳴 三 |

# 冰 雹

邢立誠

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

從小在平原長大的小伙子，一下子來到山窩窩，那股髒扭勁，真是說不出。想想看，那是怎樣的平原啊！哎呀！平得像穿衣鏡面；麥天，滿地黃閃閃，麥浪緊打麥浪，望得眼睛發酸、流淚，還覺得在最遠的地方，麥穗波動。可是，在這裏，一抬眼，碰！叫山擋住，心口壓得喘不過氣來。出門上山，回來下山，累個臭死。更不用說，山東來到貴州，漢人下到侗族地區了。

不過，分配給我的工作，倒挺合適：在個鄉倉庫裏，記記賬，過過秤；有點子空，還能看看書。

春盡夏初的一天，我那胖胖的、禿了頭頂的張主任，給我說：

「老李！沒啥事情，你也出去玩玩，跟當地青年人，打打，鬧鬧，這也是羣衆關係呀！」

我從倉庫大院裏走出來，下着幾十登的台級。脚下，就是五十幾戶的四寨。這時，出奇的悶熱。真是鬼天氣！一天三、四變。早晚，捂耳哈手冷颼颼；正午，快趕

上北方熱死牛的伏天了。

剛來到鼓樓邊，正碰上一羣姑娘，圍着農會主席的娃兒楊珍貴，嘻嘻哈哈地打鬧。

「閃開！閃開！」楊珍貴拿着樹條，向有點塌鼻的姑娘，虛打過去。

那姑娘，一個急轉身，兜得黑短裙滴溜圓，像陣小旋風。

在這嘻嘻哈哈的笑聲裏，我聽到一陣非常不調和的哼哼聲。我蹣起脚尖，一看，原來是隻細豬崽，嚇得蹦蹦跳跳。

「你怎麼能把牠趕走了呢？」姑娘們說。

「我怎麼就不能把牠趕走了呢！」楊珍貴說。

「不，你再說一遍。不好的歌，經不起十對耳朵的！」

「好的歌呢！是千人唱，萬人聽的，——今天，我到潘老場趕場，買了隻細豬崽，細住後腿，用樹條趕着牠回來。好高興！一路唱着大戲（註一）。噫！從茅草坡裏，跳出個大貓（註二）。牠用力過猛，肚皮壓住豬崽。豬崽嚇得亂哼哼。我拿着樹條，猛力抽打。牠跳起來，跑了。」

「沒有向你伸舌探爪？」

「沒有。只瞪了我一眼，搖了搖尾巴。」

我皺了皺嘴，用眼角瞟了他一眼：他的背頭梳得溜光，一顆金牙齒，黃橙橙放光。於是，我回轉身，又想回到倉庫了。

背後的打開，響得更厲害。我扭轉頭來。姑娘們有的擰他的耳朵，有的扯他的鼻子，有的翻他的口袋。他低着頭，彎着身，像他的豬崽，哼哼唧唧的亂叫。一直等到摸出了一塊香皂，這場打鬧才算結束了。

我站在那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味道：當然，北方的閨女與青年小夥子，多少有點不通；不過，像這樣，也有點太那個了。

「嘿！老李！」珍貴向姑娘們身上，瞟了瞟眼睛，向我叫了聲。

我的心口一跳，呆呆地回答了一聲：「唉！」

「李同志有香皂。」他向姑娘招了招手說。

忽地，像潮水一般，姑娘向我這邊撲來。我伸出兩手，搖擺着。

「沒有！沒有！」

竟然，那個塌鼻子的姑娘，扯了我的一下耳朵。我提起腿，開跑了。我聽到後面一陣又尖又細的笑聲。

我跑到倉庫門口，停下來。才感到血液從臉上慢慢地流下去。

「這像什麼話！」我憤怒地想着。「一個青年團支部書記，領着姑娘，戲耍起幹部來啦！」

於是，我想起平原，平原地裏麥穗的波動了。

到屋裏，向床上一挺，我悶頭悶腦地拾起一本什麼書來。

這時，張主任提着一串鑰匙，一步一喘，闖進屋裏。鑰匙伴着步子，嘩啦啦直響。顯然，發生了緊要事情。他說：

「活見鬼！叫我今天十二點到區開會，兩點多了，通知剛到。鑰匙，收起。我走啦！」我從床上一骨碌爬起來，說：

「能到？」

「到是到不了。今天住到潘老場去，明早起！」他慌慌張張地走了。

我的心情，變得沉甸甸的了。這原是第一次，把三座大倉庫的穀子，完全交給我自個來看管。把書一丟，我圍着它們，蹣跚起來。每樣東西，都過細查看一遍：門鎖、封條，好好的；四面的圍牆，也沒有缺口。一面查看，一面心裏感到恍恍惚惚，像忘了一件什麼大事。到底是什麼呢？自己也說不出。

當我來到屋裏，看到豎在床邊的槍，我叫了起來：

「他忘記帶槍了！」

急忙跑到大門口，看到他早跑到對面的山頂上了。相距五、六里路，喊叫、追趕都來不及了。

回轉身的時候，我聽到：很遠的地方，響起了悶雷。仰起頭，天空亮晶晶的，沒一絲雲彩。可是，向西一看，嘿！暗了半個天。黑壓壓的，

正向這邊壓過來。上面，山頭上的樹枝，微微擺動，不一會，樹枝猛一跳，就狂飛亂舞地吼叫了。

被風吹得斜斜楞楞的，圍着倉庫，我又跑了個圈子。

當我來到屋裏，一陣暴雨打了下來。雨點撲散在地上，有銅錢那般大小。

猛地停止，像來時那樣迅速。

我縮在屋裏，瞅着不測的天氣。院裏慢慢黑下來。關住門窗，點着燈。火燄嚇人地跳動。

「同志！開門！」屋外響起微弱的聲音。

我想，是張主任回來了。抽開門門，門扇被風吹得撲地開啦，從外邊擠進了兩個黑影。我說：

「回來好，明天再去吧！」

但回答我的，却是個格老的聲音。

「沒點燈？」

「點了，剛才被風吹熄了。」

我的話，剛落地，就感到有一隻手，摸索到我的耳根，拚命扯了扯。

這使我惱不得，笑不得的。誰家的格老，這樣不穩重呢？

點上燈，一看，原來是農會主席父子倆。

主席楊汝義，是個又瘦又小的格老。上嘴唇，留着一撮黑鬍子。眼睛不大，挺有神。他在寨上，輩數最大，彷彿是五十幾戶的化身，說話帶點教訓口吻。在他身後，站着比他高出半頭的楊珍貴，正裂着嘴，向我笑哩！

「天要變啦！」主席說。「把槍拿來！」

「槍？」我瞪大眼睛。

「要下冰雹了。」

「那跟槍有什麼關係？」我吃驚地說。他哈哈笑開啦。

「好小夥子！不是『關羊』（註三）去，叫珍貴揹上它，找張主任回來。下冰雹，怕穀子給打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心吧！」

我的臉，感到發燒。把槍遞給他。又從床底下，摸出玻璃小提燈，燃亮。珍貴揹上槍，提着燈，剛出門口，一陣更猛烈的大雨下來了。

楊汝義急跑兩步，喊着：

「帶蓑衣，帶——蓑——衣！」

沒有聽到回答。

關住門，彎下腰，我從門縫裏向外瞅着：各處轟響着雨聲、風聲、雷聲；閃光一亮，像衆多的銀柱子，彎曲着向地上，牆上衝擊着；天井院裏，是白晃晃的跳動的水面，水面上漂

起亮晶晶的一串大小鈴鐺，隨着水流，急速地一個追着一個，向水溝流去。眨眼工夫，這一切，又消失在黑暗裏。……在這衆多的聲音裏，我似乎非常清晰地聽到，倉庫漏雨的「沙沙」聲。我用手猛力扯着濕漉漉的頭髮……

不一會，雨又停息了。

我直起腰，長長出了口氣。可是當我轉過身來，看到楊汝義時，幾乎把我嚇得驚叫起來。他的臉，像張白紙，身子哆嗦着，也許他用了很大的聲音喊叫；但聽起來，却是細聲細氣地自語：

「來了，來了……」

他的話，淹沒在稠密的、劇烈的「啪啪」的響聲裏。燈盞跳了兩跳，一大塊瓦片，「啪」的落在桌上。我迅速地伸過手去，把兩本厚厚的賬簿，抓過來，放在被子下面。

楊汝義邁着碎步，在屋裏打圈子，喊着「冰雹！冰雹！」不知怎的，忽然他拾起個大簸箕，向頭上一頂，推開門，走了。

恐懼在襲擊着我：我想起他的崑——楊珍貴。我似乎看到，他在山路上飛跑，跌倒、爬起，密密的冰雹，像數不清的機槍子彈，包圍着他。終於，他倒下了，嚎叫了一聲，腿子彈動着……不，又像是，這所有的怕人的巨響，是三座倉庫屋頂破裂的響聲，可愛的穀子，被冰雹、瓦片、雨水襲打着。一時，我瘋狂地握緊拳頭，要向一個看不到的敵人拚命。眼淚在我的臉上奔流着……

冰雹足足下了半個時辰，又換成大點的雨了。

院裏來了幾十號人，楊汝義嘶叫着：

「第一組，這裏；第二組，西角；第三組，東邊。」

他淋得水雞樣的，到了屋裏。眼亮得像燈盞。手一伸，大聲地說：

「把鑰匙拿來！」

我從床上拾起它，剛要遞過去時，馬上又縮回來。我說：

「張主任不在，倉庫的門，不能隨便開的。」

他說了聲：「你嚕嗦什麼！」伸手抓過去。急得我跳着脚叫：

「穀子少了，誰負責！」

他回轉身，瞪大眼睛。

「有我！」他拍了拍胸膛，「有我農會主席楊汝義！你還看什麼？快點提燈。」

點着燈，分了三個組，就尾隨楊汝義，來到對面倉庫門前了。他開了鎖，把鑰匙交給其他組，就領頭爬上梯子。到了上邊，聽到沙沙的漏雨聲。他擰了擰衣服上的水，把一雙濕漉漉的草鞋，丟在一邊，就爬在穀堆上了。人們按着他的樣兒，一個一個地進去。

人們把盆子、木桶，放下接雨。我在這羣人裏，爬過來，爬過去，向外倒水。忽然，在頂裏邊，發出楊汝義叫我的聲音：

「李同志！快去，到我家，把那個盆子拿來。」

我答應了一聲，下了樓梯，一路小跑出了倉庫大門。馬上落在黑暗的、大雨的包圍裏面。不知是滑了一腳，還是被暴雨掀倒的，一側身，倒下，順着幾十登的高台，滾了下去。

只覺到腦袋被重重地砸了兩下，就平平地躺在地上。爬起來，又是一陣小跑。

來到楊汝義的家裏。這已經不是什麼家了，碎瓦片落了一地，屋裏是小河的奔流。在套屋裏，點的有燈。一個老太婆，在被子上，用盆子接雨。她抬起頭，看了看我，說：

「珍貴回來了？」

我搖了搖頭。

我看到，她的眉頭動了兩動，嘆了口氣，把頭一直低到胸前。直到盆子的水滿了，她才抬起頭來，把水潑了，又把盆子放好。

我像根木頭，呆立在那裏，耳朵充滿倉庫「沙沙」的漏雨聲。但在這裏，只有這一個盆，我怎能張口要呢！最後，我鼓起最大的勇氣，說：

「大媽！這盆子……」

「那裏不够用嗎？」她說。

「主席還叫我來拿。」我小聲地說着，甚至連我自己也聽不清楚了。

「怎麼不早說呢？」水一潑，把盆子塞在我的手裏，「拿去！」

「被子呢？」

「被子要緊，還是糧食要緊？快跑！」

我提着盆子，剛走出大門口，她一把拉住我，說：

「你想，珍貴不會出事吧？」她還未得到我的回答，就用手猛一推，說：「快去吧！快去吧！」

到了倉庫，看到楊汝義，正蹲在穀堆上，兩手捧着氈帽頭，接雨。兩道眉頭，急躁地皺在一起。一看到我，眉頭一展，說：

「你的腿拴了石頭？穀子都濕了！」

他放好盆子，擰着帽頭，聽着我的解釋。最後，他說：

「跟她嚕嗦啥，把盆一提，完啦！」

雨停了。天奇異地放晴了。屋裏、院裏，陽光耀眼的明亮。

我自個也納悶，覺得這冰雹、大雨，下了那麼長的時間，怎麼，現在才是太陽剛落坡的時候呢？！

但在屋裏，還是滴滴達達，不急不慢的漏雨聲。

楊汝義在穀堆上，爬來爬去，看了又看。忽然，他吹了一聲愉快的口哨，大聲地向外邊喊着：

「嘿！怎樣——啦！穀子——不礙——事——吧！」

那兩個倉庫裏，探出幾個泥頭泥腦的人，只現出漂白的牙齒。大聲回答着：

「格老！放心！沒事。」

楊汝義又大聲地喊着：

「留下幾個人，其餘的到家拿蓆子，把房上的洞洞蓋好！」

不一會，房頂上有了脚步声。透亮的洞洞，一個一個的暗下來。

過了很久，雨也不漏了。人們都從屋裏出來，鎖好門，他把鑰匙交給我。

「小夥子！明天早點起，要把屋子搞搞，濕穀子晒晒。」他剛要走，又回過頭來。「小夥子，有你的，變成泥娃崽了。哦！哦！怎麼張主任還沒有回來？」

他向前又走近了一步。「嘿！」他驚叫着，摸着我的頭。

「怎麼頭上出血了？還好，還好，一層皮皮，年輕人，以後少蹦蹦跳跳的。」

這時，我感到頭上像火燒樣的疼痛。眼淚流下來，把頭緊緊靠在他的懷裏。

一抬頭，禿頭頂的張主任，站在面前了，楊珍貴正劃着臉蛋羞我。

「老李！怎麼哭鼻子啦！」張主任說。

我擦了擦眼睛。

「哪裏！哪裏！」我向楊珍貴說。「你沒趕上冰雹吧？」

「趕上了。我就用這，」他向背後指了指蓆衣。「向頭上一頂，撒腿就跑！」

楊汝義向張主任說了幾句明天的工作，他們父子倆走了。

晚上，寨上響起了姑娘們的歌聲，羅漢（註四）的「牛巴腿」的琴聲。這可愛的聲音，吸引着我，走了過去。我看到，楊珍貴還穿着濕漉漉的衣服，正彈着，唱着。他的眼睛微

謎，身子一搖一擺，像跳秧歌舞。他的父親笑謎謎地蹲在地上吸煙。楊汝義拉過我去，說：「今夜，睡不成了。被子濕透了。小夥子！樂一樂吧！怎麼，頭不疼了吧？」我愉快地微笑着，蹲在他的身旁，像蹲在北方的、一位親切的善良的老者身旁一般，感到那樣舒服。

註一

「大戲」即漢戲。不少寨子上的侗族，除會唱侗戲外，還會唱漢戲。

註二

「大貓」是指的老虎。

註三

「關羊」是當土匪攔路。

註四

侗族的青年男人叫「羅漢」。